



湿地溯源

生活滋味

韭菜夹情味浓

□张国军

露天的头刀韭菜包大饺夹,炕出来白白的微黄,咬一口,嫩绿色的汁,油滴滴的,口齿留香。

我们响水称大饺夹子也叫大脚饺子,有的地方还有叫韭菜盒子的等等不一。其实,它既不像人的脚,也不像盒子,倒像弯弯的月亮,两头翘中间饱满,如放大版的饺子。

我极爱韭菜饺夹子,妻子知道我喜好这一口。在农村时,即使是麦口,也要忙里偷闲包大饺夹子。有时她在地里割麦,我推麦回家顺便烧午饭,她也不忘叫我到园子里割些韭菜,晚上包大饺夹吃。我说:“你不嫌烦啊?”她说:“收麦不也是忙吃吗?如果忙吃都嫌烦,干脆麦也不收算了。”

我小时候,口粮不富足,吃大饺夹子不容易,馅大多数以韭菜为主。母亲家务事多,韭菜割回家让我择去老叶,洗净,沥干。她把韭菜切碎,拌上油、盐,满屋子是韭菜香味。

包好大饺夹子上锅炕,叫我烧火。烧些像麦秆之类的软草,没有火脚,火劲小。如果烧树枝等硬草,容易炕糊。母亲站在锅台边,两眼盯住大饺夹子,手不住地翻来翻去,炕出的大饺夹子微黄,一点糊斑没有。我在锅门烧火,心里想着锅里的大饺夹子,烧着烧着就站起来,望着锅里白中透黄的大饺夹有没有熟。母亲用锅铲把出锅的大饺夹铲到簸箕里,扑鼻香。我馋得快流口水,伸手抓了一只,母亲一个巴掌拍在我的手上“烫着”。我也不顾,饺夹边子吃在嘴里脆,韭菜馅味浓,有口头,咬一口,嫩绿的韭菜汁滴进嘴里,鲜在心里,非常好吃。

那天天下着小雨,风吹在脸上有丝丝凉意,刮得小树像跳舞似的。母亲拌好韭菜馅,揉了一小团面,包大饺夹子。叫我把木桶里的猪食提倒给猪吃,我没走到小舍边就听见小孩子的哭声。我好奇地走到小舍门口,看到一个妇女坐在小舍里的稻草上,脚边是捆起来的一卷被子,被子上还放着一个小树棍,一条小布口袋口部露着碗。多大岁数记不清了。怀里五六岁的小女孩一直在哭喊着饿,妇女也眼泪哗哗的,我说给了母亲,父亲在锅门一言未发地烧着火。

母亲没吱声,揭开小锅盖,盛一碗稠稠的大麦糝粥,又从大锅里拿了三只大饺夹子,放在勒在腰上的围裙口袋里,端着粥朝小舍走去。我跟着母亲到小舍,母亲把粥和大饺夹子给了这个妇女,妇女朝母亲前一跪号啕大哭。母亲拉起妇女说:“不要吓着孩子,没有晒不干的衣裳,会好的。”

50年的时间一晃而过,过去的生活已今非昔比,母亲早已作古,可是每当吃着韭菜拌虾仁、鸡蛋馅包的大饺夹,就会嚼出与人为善的人情味。

辞郎河

□朱正勇

老家的门前,有一条由东向西默默流淌的小河,据老人们讲,这条河承载着董永、七仙女“辞别郎君”的传说,正因为这,我心底便不由得对它添上一份牵挂。

小时候听奶奶说,我家祖先是苏州淀山湖养鸭的,放鸭经过这里,在辞郎河上放鸭时间长了就定居下来,一代一代繁衍生息,后来陆续有人来这里安家落户,以后就形成了村子。

在我的记忆里,辞郎河两边有好多大大小小的垛子、屯子、低洼沟塘。

我们村原名叫野黄村,是外地人叫起来的,其缘由是辞郎河北岸的福一滩上有三座连在一起的祖坟,远远看去,像一座小山矗立在辞郎河岸边。按家族规矩,凡在辞郎河航行并经过此坟的帆船都要收起风帆,按下橹桅,以示叩拜。因本村黄氏家族大,野黄村由此得名。后改成康庄村,村镇合并时,由三赵、冯舍、横桥、康庄四村合并成现在的五烈镇四新村。

我儿时辞郎河两边没有路,没有圩堤,没有闸站桥涵,雨涝年份河水漫到田埂,庄稼严重减产,有的田地颗粒无收。当年正值棉花现蕾开花期,大水淹至棉花的心叶,田里一片白茫茫,生产队组织劳动力踏水车排涝,中午不放心吃饭。我还记得,有一天中午,姐姐做饭时,特意在粥里做了几个面疙瘩,让我给田里踏车的母亲送去。

那时辞郎河上没有桥,只有通往胡堡小集镇上有一座两米宽的木桥。

记得我6岁那年,父亲在辞郎河南岸的大垛子上看风车,没有船过河,生产队仅有三条两吨的小木船,用着甬泥捞渣,轮不到看风车用,晚上去田里看风车都要蹚水过去。父亲水性好,每次过河,父亲先把我们的衣服包扎好,踩水送过去,然后再游过来接我,父亲把我驮在背上,我双手紧紧抱着他,只见父亲不停地吸着一口水,然后呼气喷出,好像是在做深呼吸。到了河中央,只见那悬挂在天空中的月亮,似玉璧沉浸河底,上下天光,连成一线,河面银光闪闪,波光粼粼,此时我的心中没有一丝

夜间过河的胆怯,不知不觉中已到了河对岸。上了岸,父亲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得意地哼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到后来有了水泥船,村里在辞郎河上配了一条水泥渡船,渡船的两头系一根长长的草绳连接南北岸,方便过河。记得有一次,我在辞郎河南刈羊草回家,刚上渡船,船的另一头绳断了,过不了河,此时对面又来了几位要过河的人,怎么办呢?危急时刻,我想起了父亲夜间蹚水过河的场面,我脱掉衣服,跳进河里,一只手拖住渡船的绳子,另一只手在水中使劲地向着岸边划,直至把渡船拖至对岸,连接了绳子。

后来搞农田基本建设,响应号召,把辞郎河两岸大大小小的垛子田、低洼田做成圩堤。利用冬闲季节调配其他村劳动力,在辞郎河两岸开挖了三条生产河,将原有的沟塘填平,增加种植面积。按圩区建造闸站,做到旱来能灌,涝来能排,旱涝保丰收,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后,村里在辞郎河上修建了手扶拖拉机能通行的水泥桥。从那时起,来往辞郎河北便捷了。分田到户后,家家购买了三轮电动车,运粮送肥不用船,直接从田里开到家门口。

自从新农村建设以来,全村在辞郎河上已建有三座公路大桥,正在新建的东兴高速公路辞郎河跨河大桥已经破土动工,预计明年年底通车。

如今辞郎河两岸闸站齐全,路圩相通,河边树木成行,郁郁葱葱。河水清澈通畅,两岸风景秀丽。绿油油的麦苗,金黄色的油菜花在春风吹拂下泛起层层波浪,特种经济作物的大棚一片片、一行行,在明媚的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果园成片,花香争艳,点缀着辞郎河美丽而壮观的身姿。以路代堤的混凝土公路沿着河岸逶迤蜿蜒,车辆穿梭不息。

我自从退休后,时常回家乡看看,每当驱车走在宽阔的辞郎河公路上,穿越美丽的河滨风光带,看着眼前的一幕幕,感情的潮水不断地涌动,放纵奔流着……

啊!古老的辞郎河。
源远流长的母亲河!
您永远流淌在我的心底!

海风吹拂

它是太阳与咸土地最完美的结合,岁月苍凉,脚步匆匆,海英草始终在坚守和履行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信念,勾勒着四时八节的兴旺与灿烂,印证着沧海桑田的追求与永恒。

海英草

□李国前

在广袤的咸土地上,生长着一种不起眼的植物——海英草,又称海英菜(也有人叫它盐蒿)。从这个通俗的名字可以听出苦涩中带着一丝亮色,苦涩说明它只能在盐分含量高的土壤里生存;被称为菜,说明可以食用(春天掐青叶、夏天捋种子)。

海英草,盐滩上为数不多的青绿。盐河两岸、送水道堆、塘边、埝顶……凡是能让生命稍有保留和延续的空间,都是海英草孕育新生的摇篮。盐场这片灰沉的土地,也正是有了这一片不畏艰难的绿色,才吐露希望。

海英草,我既被它那顽强的生命力所折服,更被它那殷红欲滴的色彩所倾倒。在儿时的记忆中,海英草生长繁茂的地方便是我们嬉戏的乐园,直到有一次,当我用双脚踩踏它那娇嫩柔软的枝干时,看到它在片刻之间又挺立了起来,这才让我在惊诧之余真正关注起它来。原来,脆弱的海英草竟然这般顽强,不由得让我心生感叹。

海英草,实在是太普通、太平凡了,随处可寻可见。它没有深固的根须,没有伟岸的躯干,甚至是匍匐着生长。应该说,海英草属于弱势一族,生长在旷野,注定要遭受朔风、严寒、酷暑等自然的历练。但海英草的野性,也是天性,朴素、自然,只以低矮的身姿,迎八面来风,直面苍天。直到咸土地被白雪覆盖,海英草依然在静静地积蓄力量,把所有生的希望蕴藏在一粒粒饱满的种子里,期待春天的到来。

海英草,它生于盐滩长于盐滩更爱着盐滩,就在这片坚硬的咸土地上生存,并且把深沉的情感连同炽热的爱,尽心尽意地扎根生长,以孱弱但永不枯竭的生命源泉,孕育着鲜活和灵性,繁衍着奋发向上的郁郁葱葱,生生不息。

海英草,我喜欢它的青绿,喜欢它的红火,喜欢它顽强的生命力,更喜欢它默默地奉献。那年徐圩盐场出了一名因抢救落水儿童而不幸牺牲的少年英雄杨佃池,其事迹深受全国少工委的关注,文艺工作者把他搬上了荧屏,电视剧取名《海英草》的那个夏天,盐场的海英草别样红……

海英草,它注定永远属于咸土地,属于朝气蓬勃的春天。它是太阳与咸土地最完美的结合,岁月苍凉,脚步匆匆,海英草始终在坚守和履行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信念,勾勒着四时八节的兴旺与灿烂,印证着沧海桑田的追求与永恒。

海英草,祖祖辈辈盐场人就是它的化身,他们以特有方式坚守这片咸土地,平凡但不平庸,昭示着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